

肖建军★著

一段真实、惨烈而永不褪色的血色记忆

手足兄弟，战火青春，人生传奇，历史反思。

中日两个家庭之间的兄弟们的生死对决。

全景式再现八年抗战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长卷。

河山

新世界出版社

肖建军★著

新世界出版社

河山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河山/肖建军著.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09.9

ISBN 978 - 7 - 5104 - 0518 - 1

I. 河 ... II. 肖 ...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47334 号

河 山

作 者: 肖建军

责任编辑: 梁小玲 张铁成

责任印制: 李一鸣 黄厚清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 (100037)

发行部: (010) 6899 5968 (010) 6899 8733 (传真)

总编室: (010) 6899 5424 (010) 6832 6679 (传真)

<http://www.nwp.cn>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版权部: + 8610 6899 6306

版权部电子信箱: frank@nwp.com.cn

印刷: 九洲财鑫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开本: 787 × 1092 1/16

字数: 500 千字 印张: 28

版次: 2009 年 9 月第 1 版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 - 7 - 5104 - 0518 - 1

定价: 36.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 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 (010) 6899 8638

前言

写一部反映八年抗战的小说是我由来已久的愿望，这个愿望最初的萌动要追溯到十四年前，而正式动笔则在两年之前。

1995 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5 月 9 日，莫斯科红场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和庆典活动隆重纪念这个伟大的胜利日。包括中国在内的数十个国家的领导人和国际组织的代表观看了阅兵礼，并向位于克里姆林宫红墙外的无名烈士墓敬献花圈。

参加过卫国战争的老兵们整齐列队通过红场，他们胸前的勋章琳琅满目，骄傲地接受全场观众的欢呼和致敬，电视信号将他们的微笑传播到全球每个角落。

这一天，红场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

我站在电视机前想，这些俄罗斯老兵是光荣的，也是幸福的。

中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进行得最早，坚持的时间最长，也是付出牺牲最为惨重的国家之一。据不完全统计，在战争中，我国军民伤亡共约三千五百万人，按当时的比价，直接和间接财产损失总计超过六千亿美元。

可是，我们的老兵在哪里？

这一年暑期，我还是一个在校的大学生，在列车上认识了一位来大陆探亲的台湾老人，通过交谈得知，这位老人要在 8 月 15 日这天到老家去祭坟，有父亲的坟，有兄弟的坟。

我问：“为什么赶在这一天？”在我看来，扫墓的时节应该是清明。

老人告诉我，五十年前的 8 月 15 日，是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日子！

我顿时想起了那句悲恸千古的诗句：“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老人还告诉我，他家兄弟姐妹六人，四人牺牲于抗战的烽火之中，其中有共产党人，也有未成年的少年，他本人曾作为远征军的普通一兵到过缅甸。

老人头发花白，岁月的风霜在他额头刻下了深深的皱纹，身形已微微佝偻。抗战胜利五十周年之际，在他周围没有鲜花、掌声和摄像机，他蜷缩在闷热的车厢里，为的只是在胜利日这天到家乡坟前上香一炷，告慰烈士的在天之灵。

这就是我们的老兵！

他的言行无声地告诉我，我们的胜利日是 8 月 15 日，不是 5 月 9 日，因为纳粹德国覆灭后，日本帝国还负隅顽抗了三个多月。

我当时就产生了一个念头，写一部全景描写抗战的小说，讲述我们的老兵的故事。



但我一试之下，发现其中的水很深。

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开明，我们得以更客观、更全面地了解 and 审视那场伟大而悲壮的战争，只是，当翻开这不寻常的一页历史时，我发现其中有太多的东西需要去回味、反思。

文学和历史，都不是我的专业，我只好暂时搁下沉甸甸的笔。

两年前，我在医院遇见了另一位参加过抗战的老军人，但他已处在弥留之际，无法言语，从CT片里看，老人体内还残留着当年的弹片，这是抵御外侮的历史见证。老人没有子女，晚景凄凉，临终床前只有白发苍苍的老伴一人。

岁月无情地流逝，海峡两岸活着的抗战老兵越来越少。无论这些老兵当初属于哪支军队、哪个党派，他们都是我们的英雄，英雄是不应被遗忘和冷落的！

这一年，是抗战全面爆发七十周年。日本的首相们不顾外界指责，接二连三参拜靖国神社，这已经不是什么稀奇的新闻了，但路透社的年度新闻图片中，一张参拜靖国神社的照片却如电流般直击我的心底——参拜者是一个身穿旧日军制服、满脸稚气的日本男孩。

在靖国神社里，日军各个战场战死者的统计精确到了个位数。战后的日本政府一直不遗余力地找寻并迁葬海外阵亡者的遗骸，三十五万具无名日军官兵遗骸因无法转交家属，集体收葬于千鸟渊公墓，每年首相和皇室成员都要前去祭奠。缅甸、新几内亚、塞班岛……当年日本军人的埋骨之处，日本人不惜重金修建了大量的“忠魂碑”、“慰灵碑”以追悼亡魂，甚至战死的日本军马都专门立有纪念碑，每年春、秋两季，总有成群结队的日本人千里迢迢赶去祭祀和拜谒。

这是一种态度，也是一种意识。

相形之下，在许多方面，我们为老兵们所做的还远远不够。对此，我不愿多说。

都说历史是现实的镜子，而我要说，这面镜子是双向的，您说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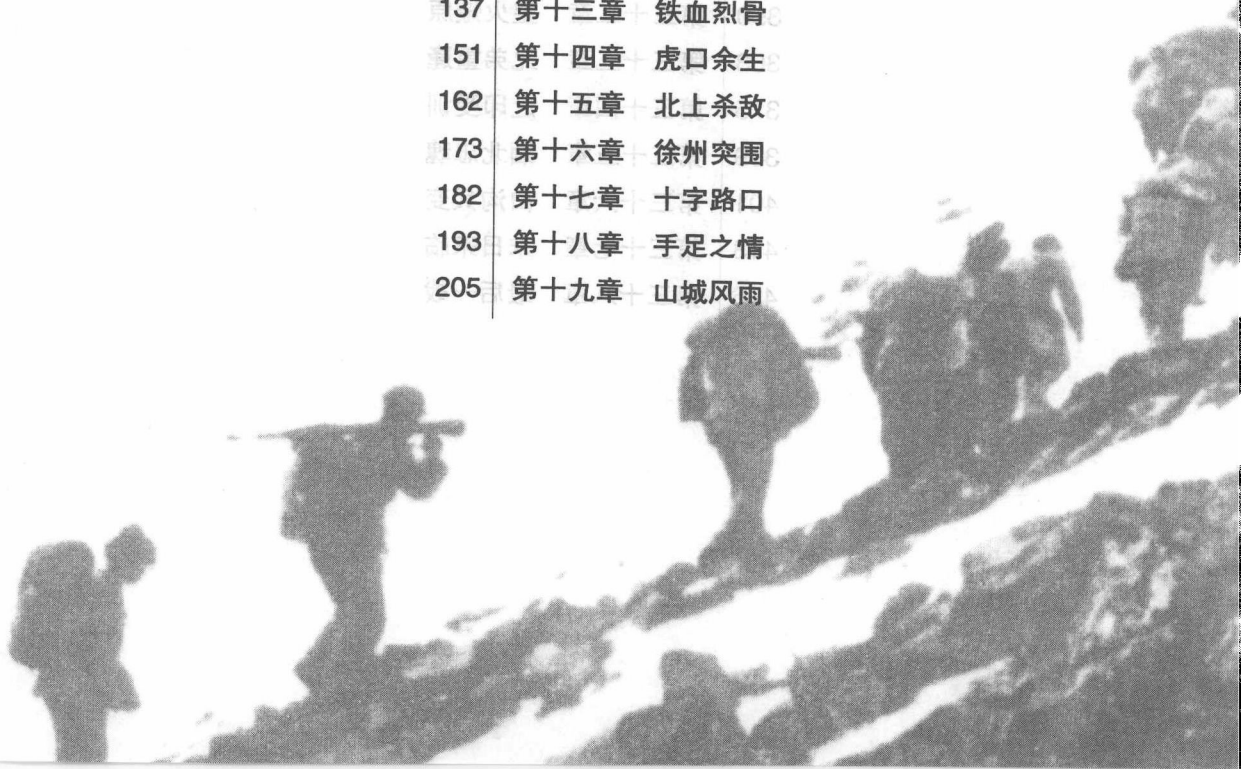
我不能再犹豫。

于是，我战战兢兢地再次拿起了笔。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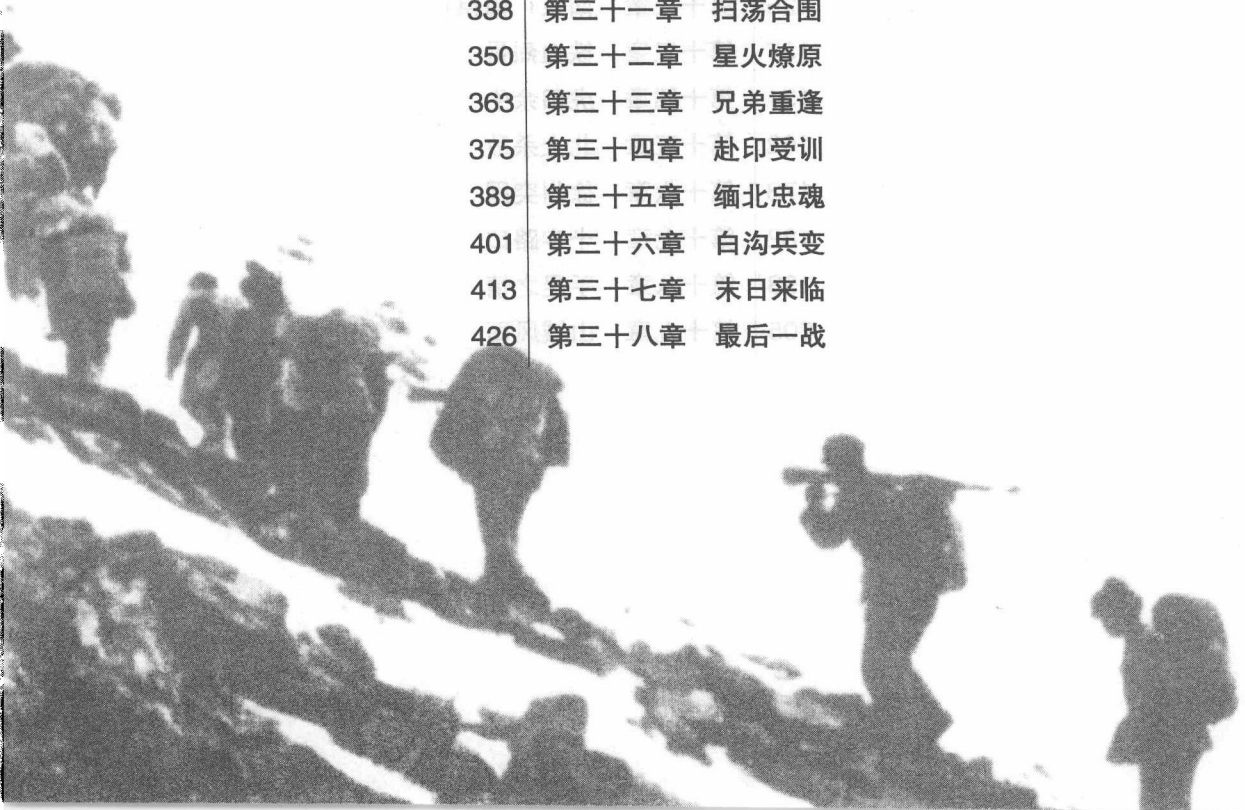
1	第 一 章	渔阳鼙鼓
11	第 二 章	挺进淞沪
22	第 三 章	初战洗礼
37	第 四 章	尖兵出击
48	第 五 章	汇山码头
56	第 六 章	吴淞鏖战
67	第 七 章	战地医院
79	第 八 章	大场危局
92	第 九 章	痛别上海
104	第 十 章	渡口混战
114	第十一章	生离死别
125	第十二章	南京！南京！
137	第十三章	铁血烈骨
151	第十四章	虎口余生
162	第十五章	北上杀敌
173	第十六章	徐州突围
182	第十七章	十字路口
193	第十八章	手足之情
205	第十九章	山城风雨





目 录

214	第 二 十 章	磁水遇旧
227	第二十一章	短切突击
238	第二十二章	阻击打响
249	第二十三章	冷血阴谋
260	第二十四章	身陷囹圄
270	第二十五章	分道扬镳
282	第二十六章	迷途沉沦
294	第二十七章	太行山上
304	第二十八章	挺进入斩
316	第二十九章	八路高华
326	第 三 十 章	伏击告捷
338	第三十一章	扫荡合围
350	第三十二章	星火燎原
363	第三十三章	兄弟重逢
375	第三十四章	赴印受训
389	第三十五章	缅北忠魂
401	第三十六章	白沟兵变
413	第三十七章	末日来临
426	第三十八章	最后一战



第一章 渔阳鼙鼓

公元1937年7月7日，一个注定要永载史册的日子，无数中国人和日本人的命运将从此改变，但这一天降临到江南的乡村田野时，却平静祥和一如往昔。

一辆黑色的美制凯迪拉克轿车奔驰在乡间的土路上，这种诞生于六年前的V-16型汽车配有十六汽缸马力引擎，跑起来轻松自如。

这辆汽车的主人是上海滩著名的纺织实业家华宜农。那时鎏金岁月的上海，素有东方巴黎之称，是远东最繁华的国际大都市，拥有三百五十万人口，云集了五十多个国家的十多万外国人。上海滩充满了无数创业家的传奇和十里洋场的纸醉金迷，许多新潮时髦事物都在此开了先河。当时，福特、雪佛兰、别克、道奇、纳许、顺风等封闭式汽车不但成为了各国富豪们身份的标志，而且已经进入到出租车行业。华宜农事业兴隆，居家生活却很节俭，而且要求自己的儿子平时不得以富家子弟自居，但交易场面上的事情则很注重，该有的讲究决不含糊。

车上是华宜农的四个儿子：

开车的是二十四岁的长子华连诚，他是国民革命军陆军第87师^①的一名上尉。因为是休假，他穿着白衬衣、卡其色的军裤，驾驶技术娴熟，汽车在蜿蜒的道路上奔驰如飞，一边开车一边还合着后座传来的口琴声哼起了小调。

半坐半躺在轿车后座吹口琴的是老二华连智，二十二岁的他正是风华正茂的英俊青年。他吹的是英文歌曲《快乐的郊游》，随着汽车一路欢歌的曲调，正是他们四兄弟愉快开心的写照。

坐在副驾驶席的是十七岁的三弟华连信，他身材已经长大，稚气未脱的脸上多了几分和年龄不相称的沉稳。二哥一路上换了好几支曲子，每支都吹得很动听，他连连拍手，问：“二哥，最近怎么爱好起音乐来了？”华连智笑而不答。连信诡秘地一笑：“你瞒得过爸妈和大哥，可瞒不过我。”

华连诚在一旁插嘴：“你们两个有什么小秘密啊？”连信回答：“没什么，大哥，开你的车，你今天的任务是当车夫。”又说，“二哥真是聪明，口琴吹得真好，学什么很快就能上手，比我强多了。我看了半天大哥开车，一点门道也没看出来。”华连诚笑道：“小傻瓜，开汽车可不是简单的事情，光看是看不会的。”

车里最不安分的是最小的弟弟华连孝，他今年十四岁，就要读国中了，却完全是



顽童的性格，一路上特别兴奋，也难怪，他很久没和三个哥哥一同出去游玩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四兄弟团聚的机会越来越难得。他坐在后座，一会儿把脑袋探出车窗大喊大叫，一会儿在狭小的车内挥拳动脚，辅以嘴巴里发出的各种怪声，这些都是从前几年上海滩流行的《火烧红莲寺》、《昆仑大盗》、《荒山奇僧》、《江湖二十四侠》等武侠神怪电影里学来的，虽然国民政府电影检查委员会已经查禁了这些宣扬怪力乱神的电影，但电影里的剑光斗法、隐形遁迹、飞檐走壁、掌心发雷等种种绝技已在连孝小小的心里留下了深深烙印，令他心驰神往，动不动就要学着比画一通。这可苦了和他坐一起的连智，不时成为小弟弟武打的靶子，忍不住呵斥几声：“去去，别像只蚂蚱似的缠着我！”连孝根本不吃这一套，扑过来报以雨点般的小拳头，打得连智只得宣布“投降”，用手抱着脑袋吹口琴，心想你这小泼皮总有气力用完的时候。

轿车停在了一片荷塘前。

眼前是横无际涯的万亩碧荷，一直漫延到天边，真有“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的韵味。圆绿的荷叶，在如火骄阳下越发绿得透碧，青得滴翠，挨挨碰碰，层层叠叠。偶尔飘过一阵微风，荷叶随风成群舞动，红艳的荷花凌驾于莲叶之上随风起伏，犹如绿色的大海掀起了波涛。

华连智下了车，赞道：“好一幅画中江南！”摇头晃脑地吟道，“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中有双鲤鱼，相戏碧波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南……”

华连孝“咯咯”直笑：“二哥又抛书袋啦。”一看四周无人，飞快地脱光衣服，“扑通”一声跳进荷塘，“我来做鲤鱼吧”。掀起光腩扎猛子，消失在层层荷叶之中。

华连信问：“大哥，你怎么会带我们到这里玩？你来过这里吗？”

华连诚说：“前面是平泽村，这里正处于苏浙两省交界处。你们整天待在大上海，难得到乡下来玩，出来郊游嘛，没个定所，能跑远就跑远一点。”

华连诚以前确实来过这一带，这里正在修筑一条临时铁路，作为担任京（南京）沪警备任务的第87师军官，他曾来此察看地形。这条铁路是国民政府为应付日益危急的中日局势于今年5月初紧急动工修建的，由江苏苏州通往浙江嘉兴，全长六十公里，将京沪铁路和沪杭铁路连接起来，以防备作为这两条铁路干线交汇点的上海铁路被日军切断。铁路的工程进度很快，此时已经接近完工。

华连诚见此地的景致很像浙东老家河山县，兄弟们长年离别老家，都有思乡之念，此地离上海不远，正是一同游玩的好去处，便开车带弟弟们到此一游。

大家正说着话，连信冷不丁地被一个东西砸了一下脑袋，低头一看，原来是个湿淋淋的莲蓬。连孝在远处露出小脑袋来，“哈哈”大笑，又使劲扔上几个莲蓬。

他们几兄弟自小就生长于江南乡间，穿梭嬉戏于田间水巷、荷塘芦苇之中，抓虾摸鱼、养蚕扑蝶那是家常便饭，莲藕的清脆、莲子的清香、莲花的美丽、莲叶的翠绿，都是鲜活的记忆。

华连诚板起脸骂道：“这么大日头，让我们站在这受罪。你还不快上来，要不扔下你一个人我们先走了。”

连孝吐了吐舌头，撅着嘴上了岸。

四兄弟各摘了一片大荷叶覆在头顶，边走边吃着莲子，丝丝沁凉拂着脸颊，闻着荷香，爽气怡人。

荷塘不远处有一株枝繁叶茂的大樟树，旁边是用杂木撑起的小亭子，亭子顶部形成六角，各自翘起，像一朵开伞的蘑菇，四面通风，风格简洁随和。四兄弟进了亭子，坐下纳凉聊天，谈起当年游戏乡里的趣事，笑声一片。

华连孝却还是不安分，连信坐下没多久，背上就被猛击一掌，他跳了起来。连孝则迅速躲到大哥身后，张牙舞爪：“我是修道百年的白眉高僧，有本事就来和老衲斗上一百回合。”

华连信气呼呼地说：“好，我惹不起，总躲得起吧。”四处一望，见远处有个瓜田，说，“光说话，口渴了，我去弄个西瓜过来。”说着跳出了亭子，一溜小跑而去。

华连诚喊道：“快点回来，这里风景不错，我们照几张照片。”从背包里拿出一架莱卡照相机调试起来。

不一会儿，华连信抱着个碧绿的大西瓜跑了回来，笑道：“运气运气，没遇到看瓜的。”

华连诚笑骂：“要是被阿爸知道了，又有的说了。”他给弟弟们各拍了几张照片，不无遗憾地说，“可惜这里没人，要不然替我们兄弟四人合影一张该多好！”

华连智说：“就是有人也没用呵，乡下人怎么会用这种玩意儿呢？”

的确，这种轻便、坚固的德制莱卡Ⅲa型照相机出现于1935年，快门速度千分之一秒，当时在中国是很罕见的新式机器，是华连诚向德国朋友借来的。

华连信搔了搔头，说：“刚才我看见瓜田那边有个学生模样的年轻人，坐在小河边，好像在画画。不如请他过来帮我们照相，就算他不会，大哥也可以教他的。”

华连诚有些诧异：“这么热的天还有学生写生？好，我去请他。”

华连诚绕过荷塘，穿过瓜田，果然看到小河旁的柳树下有青年，拿着画架，正对着前方的河流和桥梁画着什么——苏州到嘉兴的临时铁路就从这里通过。

那个青年人很远就发现了华连诚，等他走近后转过身来，礼貌地打了个招呼：“你好。”

华连诚也说：“你好，打扰了。”见这个青年和自己年龄相仿，中等身材，脸色黝黑，嘴唇厚实，穿着的学生装胸前绣着三角形的校徽“江南美术专科学校”。也不知为什么，华连诚似乎感觉他不太像个学生，便有意地瞄了一眼他的画板，只见画的都是铅笔素描：垂柳、河水和小船什么的，惟妙惟肖，赞了一句：“真不错。”接着说，“谢谢你，我叫华连诚，今天和几个弟弟到这里来郊游，想请你帮我们合影一张，不知你是否有空？”

那个青年人也打量了一下华连诚，见他身形高瘦，英气之中又带有几分书卷之气，尤其注意到他的卡其色军裤、制式皮带和胸前的那架照相机，点了点头：“幸会！愿意效劳。我叫李忠志，东北人，江南美专的学生，暑假出来写生的。江南的园林水乡，和东北老家的风景大不一样，真的是别有风味。”说着伸出了右手，他的话里的确带有几分东北口音。



华连诚和他握手，感觉他的手掌结实有力，听到“东北”两字，心中一动：“这可是来自沦陷区的难胞啊。”东北沦陷已近六年，关内许多城市都可见到流亡的东北难民。他关切地问，“李兄，你老家东北哪里的？”

李忠志的回答很简短：“奉天。”似乎不想多说什么，麻利地收拾好画架。

当时反映东北沦陷的《流亡三部曲》在中华大地四处传唱，成为每个国人心中的痛，华连诚身为军人，空有报国热血，却无回天之力，对这种痛更是有刻骨铭心的耻辱感，当下也不好再追问。

两人回到六角亭，华连诚稍加指点，李忠志就知道了该怎么操作这架照相机，替他们四兄弟拍下了一张在亭子里的合影——只是当时谁也不知道，这是他们四兄弟的最后一次合影。

拍完照片，华连诚邀李忠志坐下一起聊聊，李忠志欣然答应。

华连诚问了李忠志一些学业及学校情况，李忠志对答如流。

华连智边吃西瓜边问：“忠志，你老家哪里的？我听你口音像东北人。”

“奉天。”

“唉，应该说沈阳。”华连智立刻纠正，“奉天是九一八事变后倭寇改的名字。”

“习惯了，以前一直是叫奉天的，‘民国’十八年才改成沈阳，没两年又改过去了。”李忠志淡淡地说。

华连智十分坚持：“沈阳是张学良东北易帜后改的名字，是服从中央统一的标志，军阀张作霖和伪满洲国才把沈阳叫做奉天，那是搞分裂。”

李忠志微微一笑，不再说什么，似乎觉得这样咬文嚼字没什么意思。

华连信心想：“二哥的文才雄辩那是出了名的，这个学美术的学生怎么可能是二哥的对手？”

受父亲和兄长的影响，华连信小时候就读过宋教仁、黄兴、秋瑾等人的书，很早就知道日本对中国包藏祸心。两年前的双十节，第六届全运会在上海举行。开幕式上，东北代表身穿黑衣，举黑白两色之旗入场，以告诫国人勿忘白山黑水之间、日寇铁蹄之下的关外人民，观者无不动容。华连信作为童子军仪仗队员，目睹此景，不禁热泪盈眶，终于开始体会到什么叫国耻、国恨。因此，他也决不能认同“奉天”这个名称。

突然，“啪”的一声清响，李忠志后脑勺挨了一记西瓜皮。

这自然是华连孝干的好事，他喊道：“无影神剑，谁能接得住？”就往亭子外跑。

一旁的华连信向李忠志连声道歉，帮他擦去身上的瓢汁瓜子。

李忠志一笑了之，毫不生气。

华连诚又气又好笑，追上去，一把拎起连孝的耳朵，呵斥道：“胡闹！你这个小脑袋瓜里装的都是乱七八糟的武侠片！这么大的人了，书都读到哪里去了，怎么一点礼貌都不懂！”

华连孝在家年纪最小，是父母的心肝宝贝，因而养成了任性胡闹的毛病。十一岁那年，为了找和尚学武还钻到深山一去无踪，家里费了大力气才将其找回。华连诚心想父亲操劳事业，自己又很少回家，小弟弟平时不免疏于管教，今日这个小调皮一再

胡闹，真该好好教育一番，当下语重心长地说：“那些电影里的所谓侠士，背着一把不中不西的大刀，穿着一件非古非今的衣裳，见人即拔刀乱砍，狗打架般的乱扯，实在是‘武而不侠、勇而不义’。一个侠士之所以受人崇拜并非‘武’和‘勇’，而是在乎‘义’和‘节’。具有忠义天性，锄强扶弱，这才是真正的英雄！中华民族是礼仪之邦，讲究以德服人、以理服人。只知道四处捣乱、助纣为虐的人，再好勇斗狠，也不是英雄，而要被世人鄙夷、唾骂。你明白吗？”

连孝感到气氛有些严肃，令他很不习惯，他怔怔地望着哥哥，似懂非懂地“嘿嘿”一笑。

华连诚本想接着数落他一番，但看到连孝的耳根子被扯红了，眼泪汪汪的，心也软了，感到这样的说教过于刻板 and 深奥，摸了摸他的脑袋，说：“还不快向李忠志哥哥道歉？”

华连孝委屈得像个受气的小媳妇，向李忠志鞠了一躬，在大家的笑声中躲到一边自个儿去玩了。

华连信听了大哥的话，有感而言：“不错，老子《道德经》有云：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无有入无间，吾是以知无为之益。”

华连诚拍了连信一掌：“你抛书袋的功夫，也不比老二差吗？”

华家四兄弟在送到上海上西式学堂前，都先后在老家读过私塾，这和他们父亲的传统观念有很大关系。华宜农认为做学问之前必须先学会做人，而育人这一点新式小学却不如私塾，因此，他的儿子们都念过几年四书五经。

李忠志问华连诚：“华兄是干哪一行的？”

华连诚回答：“我是个当兵的。”

李忠志“嗯”了一声，似乎在思考什么，问：“原来是位老总，失敬了。可惜我没枪，不然一定打回东北去。不知老兄对眼下中日两国的局势是何看法？”

华连诚心中有些惭愧，正想该怎么回答才好，一旁的华连智则抢先回答：“中日必会迎来一场生死决战！小打不如大打，晚战不如早战！”声音斩钉截铁。

华连智在北大学习期间就是政治活跃分子，他接受过西方民主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双重熏陶，思想激进，行事泼辣，认为中国目前一切苦难之根源在于政府的腐败无能，中国就像一个病入膏肓的病人，不下一剂猛药，不能起死回生，他常挂在嘴边的词语就是“革命救国”。凭借卓越的组织能力和演说才华，他很快就成为学运组织者和带头人，1935年冬在北平闹学潮，遭到当局通缉，华宜农费尽心机上下打点，才撤销了他的通缉令，把他送到日本东京念书，一来是避风头，二来是想让他学些“实用”的东西，多了解日本这个对手。

华宜农主张“实业救国”，他认为只有国家物质丰富了，才有资格立于强者之林，除此一切都是空谈。尽管他反对日本侵略，但与上海的日本商界常有生意来往，三年前应岩永株式会社邀请，赴日参加樱花节。日本政府大力提倡刚毅、坚韧、节俭的社会风气，以及朝气蓬勃的日本国民，使他感触良多，深感这个对手的可畏。

但华连智在日本根本无心学习，去年因为在东京联络留学生游行声援傅作义将



军绥远抗战，被日本警察拘禁了两个月，然后被驱逐回国了，在日本前后待了不到一年，华宜农的一番苦心算是白费了。

华连诚皱了皱眉头：“你们这些学生啊，就知道喊打喊杀。打仗是我们军人的事，你们的任务是安心读书，不要荒废了光阴和学业。你那好冲动、好出风头的毛病要改一改。”

华连智满不以为然：“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怎么能说是好冲动、好出风头？我们游行喊的口号是‘停止内战，团结抗日，一致对外’，面对警察的棍棒水龙头，凭的是炎黄子孙的一腔热血，反对的是政府卑躬屈膝的对日外交。难道爱国有罪，抗日犯法？大哥，你这位中央军校的高才生，思想倒是跟蒋委员长挺合拍的。我是受过民主教育的当代青年，国事如此，不能独善其身，置身事外！”

华连诚把手里的西瓜放下，说：“如今多事之秋，外有日本虎视眈眈，内有土匪军阀作乱，你们还嫌不够乱，听信谣言，搞学潮闹事。青年学生们清谈误国，光凭一腔热血空喊抗日口号，哪里知道领袖和政府的难处？”

华连智毫不示弱，慷慨陈词：“我们清谈误国？实际上清谈何曾误国，倒是国家误了清谈！辽东四省，冀东半壁，以至于平津一带，都插上了太阳旗，政府却一味步步退让，致使倭寇得寸进尺，气焰更加嚣张！真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亡国灭种之灾迫在眼前，哪里找得到让读书人静静清谈的一片天空呢？华北之大，却容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抗日救亡的呐喊不由我们这些新青年喊出，还能指望谁呢？”

华连诚耐着性子解释：“你要明白，战争并不是光凭一股热血就能打赢的！没有充分的准备，没有强大的国力，拿什么去夺取胜利？就拿上海一·二八之役来说，我国官兵伤亡三万余人，而日军伤亡仅三千人，十比一！这就是两国实力对比的差距！这些中央都不便明言示弱。青年学生空有爱国热血，却不明真相，不知天高地厚，被别有用心的人和政客煽动，寻衅滋事，甚至发展到高层将领也受蒙蔽，以至挟制领袖，破坏政府忍辱负重的抗日政策，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说到后来，他的情绪也逐渐激动起来。

华连智冷笑一声：“国民政府真的是没有力量抗日吗？是啊，每次用于抗日的中央军不过几个师而已，果然是没有什么力量。可是，对红军的围剿动辄出动三十万、五十万兵力，几千万军费。围剿十九路军和抗日同盟军这些抗日部队也都出动了十五万以上的兵力，我看国府打内战的力量倒足得很啊！这是哪门子的国民政府，整个就是一个内战政府！”

华连诚竭力说服二弟：“国民政府自定都南京以来，几乎就处于无岁不战的困难局面。政治上，共产党的赤色政权不去说，就是冯玉祥、李宗仁、阎锡山等对中央也是叛服无常，东北实际上是张学良的私人王国，另外还有广东的陈济棠，湖南的何健，山东的韩复榘，察哈尔的宋哲元，绥远的傅作义，西北的马家军，新疆的盛世才等大大小小的草头王。经济上，中央只是倚仗苏浙皖赣湘五省财政收入的供养，其余南北各省尽皆截留国税，各自为政。我们本来实力就远不及日本，内部还是四分五裂，究竟是

先跟敌人虚与委蛇、积蓄力量好呢？还是立即宣战的方式合理？和平未到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我们只能靠拖，争取时间一点一滴地积攒实力，再和日本放手一拼。我国近十年来努力发展工业和交通，改革币制，统一度量，国力稳步增长，建军计划进展迅速，政治也逐步得到统一，政府能在内忧外患下有这么大的成就真是不容易。国家建设需要和平，中日全面战争越往后推，局面越对我有利！”

华连智听到这里，“霍”地站起身：“那我倒要问问，东四省百万的土地和三千万的同胞丢给了日本人，政府可以忍；热河沦陷，政府还在忍；华北自治，政府还要忍下去！结果是什么？东北的丰富资源和廉价劳动力使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在六年内翻了一番，增长速度远高于同期的我国，这就是政府所谓韬光养晦的后果！以局部的忍让换取所谓的和平，无异于扬汤止沸、抱薪救火。双方力量在此长彼消！面对日本的步步进逼，中国现在是退无可退、忍无可忍，两国必有一战！现在不是什么时候和日本开战的问题，也不是和日本开战后能不能打赢的问题，而是如果不和日本开战我们的国家和民族能不能生存下去的问题！作为军人居然在这个时候高喊‘和平’口号，你怀疑我们学生的辨识能力，我还怀疑你们军人的忠诚呢！”

华连诚也忍不住站了起来：“我可以明白地告诉你，保土卫国，流血牺牲，这是我们军人应尽的天职！我们部队的每一个官兵都做好了为国捐躯的准备！”说到这又缓缓坐下，尽量使语气缓和一些，以消解兄弟间这种剑拔弩张的气氛，“从鸦片战争、甲午战争，直到一·二八抗战，从《南京条约》、《马关条约》到《淞沪停战协定》，无数中国军人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却是一个又一个屈辱的条约！目睹这一切，中国军人心里流的血比老百姓更多！这段时间，抗日宣传如火如荼，民气到了沸腾的地步，经常有民众跑到军营门口痛骂我们不抗日，有的弟兄上街都不敢穿军装，这是每一个中国军人的耻辱！我们求战之心和你们一样迫切。但战争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简单，我没打过仗，但读过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鲁登道夫的《总体战》，要对日本赢得一场战争，对贫弱的中国来说，还有很长的准备道路要走。在此非常时期，民众应当和政府协力合作，尤其是青年学生，更要体谅政府忍辱负重的难处，不要再搞那些亲痛仇快的闹事！”

兄弟俩类似的争吵已经不是第一次。和二弟不同，毕业于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的华连诚，一直认为救国的当务之急是建立一支强大的中央军以执行安内攘外的任务，只有先“强兵”而后才能“富国”。

早年黄埔军校的军事教育带有明显的苏俄印记，1931年后大批德国顾问来华到各兵科担任教官，又开始受到德国的影响。当时信息不发达，华连诚对德国国内的排犹运动并不清楚，相反，他从德国教官那里听到的却是近年来德国国力的蒸蒸日上，德国从一战后几乎破产的国家一跃成为名列世界前茅的强国。自然地，他对蒋介石提倡的“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独裁理论推崇备至，进而发展到对蒋的个人崇拜，认为只有全民在伟大领袖的带领下走希特勒式的军国道路才能救中国。在校期间，只要一提到“蒋委员长”四字，他必定将带着铜扣的高筒皮靴“啪”地合拢立正。



他在日记中写道：“德国和日本之所以能强大主要是人民对其领袖的忠诚。中国人最缺乏的是对民族、对领袖的绝对忠诚，故内战与外侮皆由此出。”去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第87师的兄弟部队第36师由师长宋希濂带领北调陕西，准备进攻西安。华连诚当即写下血书，要求和宋希濂所部一起北上“救领袖于危难之中”。

华连智还想反驳，连信忙把他按住坐到石凳上，说：“好了好了，两位哥哥都别吵了，天这么热，不嫌累吗？大家难得出来玩一趟，李忠志哥哥也算是我们的客人，何必杀风景呢？”从他内心讲，是支持二哥的，但也觉得大哥的话有一定道理。

华连智气鼓鼓地把头扭到一边，华连诚把一片西瓜递了过去：“消消火，有些事情谈不到一块儿，也别往心里去。”华连智接过西瓜，强颜一笑。华连诚拍了拍二弟的肩膀，两人相视一笑，一场风波，就此平息。

在他们的争论过程中，李忠志只是默默地听着，始终不置一词。末了，他见华连孝一人蹲在荷塘边用西瓜皮当小船儿玩耍，便走过去和连孝一块玩，用小刀割下几小片三角形的画纸做帆，用小树枝插在瓜皮上做桅杆，一艘似模似样的帆船就成了。

见连孝玩得兴高采烈，李忠志便问：“你大哥这次是回家探亲吧？要在家待几天啊？”

“大哥不光探亲，还要结亲呢，不过就请了三天假。”

“哦，为什么假期这么短？”

“大哥说现在时局紧张，所以不能久留。他有一年多没回过家了，这次是我妈写信硬把他喊回来的。”

“你大哥回家要多长时间？”

“以前从南京坐火车，要半天，现在坐汽车，一会儿就到了。”

“一会儿是多久？”

“一会儿就是一会儿，我也不知道多久。”连孝有些不耐烦了。

连信走了过来：“连孝，你和李忠志哥哥说什么呢？”

李忠志站起身来：“没什么，随便聊几句。我家也是兄弟四人，看到你们，让我不禁想起了我的兄弟，我最小的弟弟和连孝差不多大。”

连信又惊又喜：“是吗？那太巧了！李兄，你在家排行老几？你的兄弟现在哪里？”

李忠志眼望远方：“他们住得离这儿很远……”不愿意多谈这方面的事，说，“我还有点事情，先告辞了。”

当下，华连诚等和李忠志握手道别。华连智说：“此时一别，不知何日再见？”李忠志瞄了他一眼，说：“我想，我们会再见面的。一回生，二回熟，那时，我们就是朋友了。”华连智反问：“难道我们现在不算是朋友吗？”说罢大笑起来。李忠志微微一笑：“好，到时再见面，我们就是老朋友了。”

四兄弟玩得尽兴，直到深夜才返回上海殷行五权路的华家公馆。一路之上，连诚专心开车，乡下的夜路可不好走。连孝在后座上已经沉沉睡去。连智、连信还在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

“二哥，你看那李忠志先生，学习很用功啊。”

“你怎么知道？”

“你看，他的皮肤黑黑的。”

“皮肤黑和用功学习有什么关系？也许人家天生就黑呢。”

“不是天生黑的，他衣服领子下的脖子就没那么黑，他的脸是被晒黑的。这么炎热的暑假，他肯定跑了不少地方写生，也不怕辛苦，所以我说他学习用功。”

“你观察得还蛮仔细，得多向人家学学这种刻苦态度。”

.....

翌日，因为玩得太疲劳，弟弟们还在酣睡中，华连诚却按平时的习惯早早起床了。前德军总参谋长鲁登道夫在《总体战》说道，“我们需要一个体魄强健和精神健康的民族”，此话一直为他所欣赏，因此他从不沾烟酒，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无论刮风下雨，每天都要长跑三公里。

华连诚跑步回来，照例向父母请安。吃过早饭，华宜农夫妇就把大儿子喊到书房，原来约定今晚就要和面粉大亨安毓达的女儿安宁举行定亲仪式。华宜农向儿子再三说明安家在上海滩商界的地位和权势，安小姐端庄贤淑，知书识理，两家可谓门当户对，彼此很满意对方，这项婚姻对他的人生和整个家庭都具有重要意义。华夫人将女方的玉照交给儿子，详细嘱咐他相亲的注意事项。她发现大儿子比一年多以前更显成熟稳健，举手投足间透着一股军人气质，神色间却总有郁郁之色，令她又是欢喜又心疼，尽管几次三番询问：“诚儿，你可有什么不开心的事？跟阿妈说说。”华连诚都避而不谈。

照片上的安宁穿着一件素色旗袍，略施黛粉，杏眼桃腮，留着齐肩烫发，多年不见，早不是当年那个满脸稚气的小女孩，已然是一副新时代名门淑媛的模样。华连诚和安宁很早就认识了，读中学时就是校友，安宁比他小三岁，彼此都留有好印象，但他对这起相亲却没什么喜悦之情。近来中日局势已是山雨欲来黑云压城，作为一个抱定效国之心的军人，哪有心思顾念儿女之情？国民政府中央军事委员会已经开始对日备战，拱卫京畿的第87师正进行紧张训练，驻地已前移至常熟、苏州，这次若不是家信一封接一封催得急了，他是不会回来的。华连诚是个孝子，体谅父母的良苦用心，作为长子也必须做出表率，在婚姻大事上，只有听从父母的安排。

上午家里的用人正忙前忙后作相亲准备，华夫人取来了著名的“源泰兴”订做的西服西裤让儿子试穿。穿上西装的华连诚一表人才，风度翩翩，看得华夫人笑咪咪的合不拢嘴，几个弟弟也在一旁鼓掌。

当时民国的流行文化脂粉气很浓，电影、文明戏里公子哥儿打扮一概如此，男人带手绢，抹香粉，配西式礼服毫不稀奇。华连诚感到，民国建立不过二十多年，原本应该充满阳刚的朝气，何况外敌一直虎视眈眈，但整个上层社会却流行着一股阴风，乾纲不振，令穿惯军装的他很不适应，社交场合那套繁文缛节也不合他的性格，和家人随口敷衍了几句，就回房休息了。

下午，华连诚和弟弟们去照相馆取照片。他们那张在六角亭里合影的照片效果





之好，连华连诚都感到有些意外。“德国的照相机质量就是好。”他想，看着这张清晰的照片，嘴角浮现了笑容，渐渐的，笑容僵住了，他内心忽然间涌起了一丝不安，但这隐约的不安感来自何处，自己也弄不清楚。

回来时他们没坐电车，一路闲聊逛街，发现路边有越来越多的行人聚在一起看报，议论纷纷，只听见报童们沿街大声叫卖报纸：“号外，号外！中日两军北平开战了！看日本人打卢沟桥的消息，看宛平县开火的消息！”

华连诚等心头大震，赶紧买了一份国民党的机关报纸《民国日报》。

华连智拿着报纸读标题：“南京专电：卢沟桥中日两军冲突，平津戒严日方居心难测！”念到这里，和大哥对望了一眼，都感到事态严重。他继续念道：

“……昨日（民国二十六年七月七日）夜间，日军一中队在卢沟桥附近夜间演习，集合归队时，突然扬言有日兵一名失踪，在宛平城外到处寻觅不见，意图进城搜索，并开枪示威；北平日特务机关也向我当局提出严重交涉，正谈判中，失踪日兵忽已归队，又借口须调查如何失踪情形，强命我方派员参加。正调查中，丰台日军已武装出动，强欲进入宛平城，并欲迫我城内驻军向西门外撤退，当为我方所拒绝，日军即开始向我射击，并以迫击炮轰城，而战事遂作……”

华连智放下报纸，怒道：“卢沟桥是中国领土，日本人真是欺人太甚！”

华连信问：“大哥，防守卢沟桥的是哪支部队？”

华连诚一直关注着中日对峙地区的军事形势，答道：“是冯治安的第37师，属于宋哲元的第29军，整个平津地区都由这个军防守。”

华连智把拳头捏紧：“终于打起来了！第29军喜峰口抗战威名远扬，定叫鬼子讨不了好去！”

华连诚说：“第29军当年可是在北平镇压过你们学生的哟。”

华连智干脆地说：“此一时，彼一时也。谁对外抗击侵略，我们就支持谁！谁搞内战，我们就反对谁！”

华连信关切地问大哥：“北平能守得住吗？”

华连诚眉头紧锁，脸有忧色：“《塘沽协定》签订后，北平已经无险可守，现在更是围城一座，且背靠满洲，临近大沽口，日军可由陆海两路迅速增兵……”说到这摇了摇头，“再说，这些西北军一向和中央貌合神离，未必靠得住，装备也不行，真要大打起来，还得靠我们中央军。”

华连信追问：“会大打起来吗？”

华连孝也问：“上海会打仗吗？”

华连诚说：“不知道。中日类似的局部冲突以前也有过，没有扩大。但现在两国就像是挨在一起的两个火药桶，一点火星就可能引起大爆炸！”

华连智指着报纸标题上“南京专电”四字说：“你们注意看，这是国民政府的官方消息，对事变过程的报道很详细，而以往类似的报道都是含糊其辞的，这肯定是上面的意思。我看哪，蒋委员长已经下决心抗日了！否则，报纸里一定会小心谨慎地处理此事，而不去刺激国民的情绪。”